

琅乔思图书
LANGQIAOSI BOOKS

走仕途的女人

木沐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走仕途的女人

木沐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仕途的女人 / 木沐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75-3283-8

I. ①走…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773号

走仕途的女人

著 者: 木 沐

责任编辑: 魏 燎

封面设计: 李 刚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

投稿邮箱: hwchs@126.com

电 话: 010-58336259 010-58336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1-12300

开 本: 787×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283-8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这原本是我计划写了《一个组织部长的工作手记》后才着手写的第二部书。但我在写手记的过程中，有一群人的影子总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怎么也赶不走。我不得不放下已写了几万字的手记，把笔转向她们。

这是怎样的一些女人？她们进出县乡政府，奔波于县乡村之间……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四万多个乡（镇）。按领导班子配备的结构要求，县四家班子原则上都要有一个女性，每个乡镇班子里也要有一个女领导，县直部门也有不少的女官。这样算来，全国在县乡“当官”的女性至少有几万。在乡村，她们是出彩的；在县城，她们是亮丽的；走在省城大街上，她们与时尚或许是有些距离的。她们衣着的色彩有些鲜艳，她们说话的声音有些宏亮；她们在西餐厅的动作不太娴熟，她们在咖啡厅的举止不够优雅。在家，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她们有柔情。在工作一线，她们需要和男性一样在风雨中熬上一天一夜、一天两夜……需要面对闹事的，甚至丧失理智手里拿着铁锹棍棒的群众对峙一个小时、几个小时……这时，她们需要豪情！她们长期工作在一种性别已被忽略的环境里。久之……

书中的人物，无论是谁，实干直爽的林艳琴，年轻张扬的凌小妮，为达目的手段不太阳光的沈妩，能力不强官欲猛涨的郑晓农，还是有些才能却过于清高的方周。还是……我不希望简单地给她们下定论，不希望简单地用好坏来评价她们。她们有血有肉，有激情也有柔情。当运用火柴点亮了她们心中的火种时，她们想把那小小的火苗燃成烈烈的火焰。于是她们努力，她们争取，她们付出，甚至于付出最宝贵的！她们的付出有的成就了进步，收获了喜悦；有的精疲力竭，最后却只收获了一个“老人与海”般的梦！更多的是，火柴一划，星光一闪，只在原地踏了踏步。在几乎男性一统天下的官场，在不那么规范的官场底部，不多的女性，脱颖而出能只靠才干和能力？！我不希望过多地去评论她们，只希望大家去感受这个群体、这些人，感受她们的喜和忧，感受她们的乐和苦。还有，去体会她们心中的那一份无奈……

风之柔，树知道；水之清，鱼知道。她们的苦和乐，谁知道？

这，就是我写此书的冲动所在。

<<< — >>>

2007年夏天。一张纸让我从省城来到了宴山县，挂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由全省最高学府桂南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变成了一名县领导。

之前，我对县的情况有些了解，但也只限于带学生实践或者课题调研时的一般层面上的了解。和县里的干部有些接触，也多是一面之交，对县干部的状况了解还是不多，特别是县乡的女干部。印象中，县乡女干部就是省城百货商店或时装店见到过的，说话比较大声，出手比较大方，挑的衣服颜色比较鲜艳的那一类。接触最多的就是方周，但又总觉得方周和她们不太一样。

方周是我大学的同学，在宴山县委任组织部长，已经三年多了。方周不仅是个浪漫主义者，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走在省城大街上的方周，你只会认为这是一个记者或公司的白领，而绝不会认为她是一个县委组织部长。我，还有我们其他同学，不止一次说方周，怎么看你怎么都不像县里的女干部，更不像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部长。方周总反问，县里的女干部应该什么样？共产党的组织部长又该什么样？齐耳短发？不拘言笑？我们说不上是不是该那样，也说不上标准是什么。说心里话，我是不太喜欢那些有些土气却又有些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女干部。方周不像她们，不是另类肯定也只是少数。方周的衣服总是黑白灰，头发却又总带点色。我不止一次问过方周，你在县里也这般？她每次的回答都一样“你说呢？”我一直都很纳闷，看上去应该属于都市的方周，怎么就在县城待得下去？方周到宴山县任组织部长前，在乡镇还干了10年。

正式接到下挂文件那天，我给方周打了电话。

“周，你猜我到哪挂职？”之前，我和方周聊过挂职的事。

“不会是来宴山吧？”方周有点猜到了，但可能不太相信真有那么巧。

“就是宴山。真的。”

“太好了，我可有伴了。什么时候来？”

“就这几天了。”

“真想不到，毕业20年了，我们居然还能在一起工作。我在宴山等你。”

“周，你给我说说宴山的情况吧。”

“我的大教授，你不都要亲临其境了吗？还了解什么？到了以后慢慢体会吧。”方周呛了我一句。

也是，急什么。我想想也都觉得自己有些可笑。

先生秦泊对我下去挂职是不太乐意的。他嘴上不明说，我却能感觉得到。但不管秦泊怎么想，我还是带着一丝兴奋，更多的是好奇，来到了宴山县。

宴山是一个有着 150 多万人的人口大县。

到宴山后第三天。

上午八点半，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县四家班子第二季度工作汇报会。第一次在全体领导面前亮相，我穿了一套平时很少穿的正装，提前 10 分钟到了会议室。

一会儿，方周也到了。一件小外套，里面是一件小吊带。不像在省城看到的那么张扬，但挺靓丽。再看随后进来的另外两个女领导，衣着虽然没有方周时尚，质地也远不能和方周相比，但也都最大程度地亮出了自己之最。没有一个人穿正装。相比之下，穿着正装的我倒显得土气了。当我的目光和方周相遇时，方周抛给我一个笑。我一时弄不懂方周笑的含意。

“海川，都到了吧？”县委书记卢瑞雄一坐下来就问县委办主任江海川。

“还差……”江主任话还没说完，有人推门进来了。

“到齐了。”江海川看了来人一眼，马上说道。

刚进来的女人“蹬蹬蹬”走到一块写着“郑晓农”的牌子后坐了下来。她是副县长郑晓农。是来迟了不好意思，还是从哪赶着回来的，郑晓农的脸红扑扑的。

“开会了。先介绍一位省里来的领导给大家认识。叶子也，桂南大学法学教授。按照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叶教授挂任宴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大家欢迎。叶教授是无党派人士，大家要支持她的工作，说不定哪天她就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哦。”卢书记看起来挺幽默。

“今天会议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昨天发会议的正式通知时，我特别交代江主任把有关要求的通知上作了详细说明。大家把握好时间，开始吧。”卢瑞雄看上去除了有些幽默，也挺干练。

我刚到，不需要汇报。我得以非常怡然地观察别人。

汇报从县长秦仕杰开始。

县长秦仕杰谈主抓全县的经济工作，谈得比较全面和详尽。特别是谈到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需要怎么解决时，秦仕杰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秦仕杰说的是全县工作运行情况，用了差不多半小时。

接下来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汇报就简单了很多。每个人只用了五六分钟，都没超出规定时间。听完他们的汇报，我不由想起酒桌上听到的顺口溜：“政府演戏，人大看戏，政协评戏。”挺中肯。

党委班子，人大班子，政府班子，政协班子，汇报依次进行。

副书记、常务副县长、还有纪委书记汇报后，到方周汇报了。方周没有稿子，可能在笔记本里弄有几条提纲，或者根本就没有提纲，打开笔记本纯属避免别人说不重视、不作准备。方周的口才不错，大学时代就代表我们系参加全校辩论赛并拿了奖。方周的汇报简单明了，相比前面一个副书记照稿念，两次被卢书记打断提醒“简单些，不要作全面工作汇报”好多了。听得出来，方周对自己的工作很熟悉，工作思路也很清晰。方周的汇报让人感到她很自信，但方周表现出的神态又很平静。我不由想起上次的同学聚会，有个男同学笑说方周“百毒不侵”了。方周不承认，说自己用一辈子的时间都修炼不到“百毒不侵”，还说自己是官场另类，走不远，很容易会被淘汰。今天看来，方周至少比较干练了。

方周之后，三个常委接连汇报，都比较简练。

人大班子最后一个汇报的是副主任贾惠新，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大姐般的女领导。说话的声音很平和，语速也很平稳，让人感觉她的心态很平和。

县长和常务副县长已经列在县委班子序列汇报。这样一来，人大班子汇报一结束，就轮到副县长郑晓农了。

“各位领导，下面我汇报我所分管工作第二季度的运行情况。”郑晓农一开口，大家一下就被震住了。郑晓农的声音太大了，原本低着头也都抬起了头，郑晓农自己也停了下来。

刚才贾副主任声音不是太高，工作人员把话筒的音量调高了。郑晓农说话的声音很高，经麦克风一送出，在不算大的常委会议室回荡，就有了回音。工作人员赶紧把话筒的音量调低了，郑晓农这才又接着汇报。这下，听起来也才顺耳了一些。

我又看了看郑晓农。郑晓农的年纪与方周和我差不多，肤色很好，白里透红。如果没有化妆，可称得上天生丽质，但看上去应该是涂抹了粉。短发，一件红白两色横条相间的恤衫。正是我印象中的女县干部的形象。

“总的看来，计划生育工作虽然没有完全改变现状，但经过第二季度的努力，效果也还是显现出来了。下面我说一下教育方面的工作。”

“简单点，抓重点。”卢书记提醒了。

郑晓农已经用了5分钟，才讲了一方面的工作。接着，郑晓农汇报分管的教育工作。说完分管的教育工作，郑晓农准备接着汇报分管的第三项工作时，又被卢瑞雄书记打断了。“不用一个个部门说。开汇报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把已经做的工作过滤一下，分析一下。找到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下一个季度的工作思路更清、效果更好。成效简单说，重点说存在的问题和存在问题的原因，还有将要采取的措施。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需要县委县政府作哪些支持。汇报要抓重点，书面汇报和口头汇报是有区别的。这方面的能力也是能力，我们很多领导却忽视了。我不是针对郑副县长，我们很多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问题。好了，继续吧。”

郑晓农有点不知所措了。卢瑞雄说了“继续吧”好一会儿了，她还没开口。再照读下去不

行,不要稿子自己概括性讲又做不到。最后,郑晓农还是对着稿子读了。只是声音小了点,有些段落也省去不读了。卢瑞雄看上去尽管有点不满意和不耐烦,总算也不再打断她,让她说完了。汇报完,郑晓农的神态有点不自然,有些沮丧。

接下来汇报的,就算是对着稿子读,听上去也都作了缩减。

最后汇报的是政协班子。一个副主席去开会,一个副主席外出考察,主席又已经说了,就只剩一个副主席黎方芳了。黎方芳看去年纪和郑晓农差不多,穿一条红色连衣裙,头发也带点红色。

“我联系的工作和郑副分管的、贾副联系的是同一块。刚才她们的汇报都很详细了,我就不重复了。我只从调研了解的角度对下一步的计生工作提点建议……说完了。”

黎方芳是所有领导中发言时间最短的。我看了一下表,两分钟不到。

“说完了?”卢书记问。

“说完了。”黎方芳回答。

“黎方芳,你也太简单了吧。”

“我只是联系,还有分管副县长,联系的也还有人大的领导。书记,我说这么多合适了。”

“听起来像是有点意见嘛。”

“哪敢。我真是觉得郑副和贾副说得很全面了。”黎方芳有点辩解地说道。

“好了。今天的汇报会各位领导都汇报了各自分管或联系的工作……”

汇报会在书记卢瑞雄做小结后结束了。

“子也,今天有安排了吗?没有的话晚上约几个女领导一起坐坐,也算我为你接风吧。”走出会议室,方周把我叫住了。我报到那天,方周在市里开会,今天我也才见到她了。

“我初来乍到,听你的。”

“那我就安排了。我有点急事要布置,回头再找你。”方周说完匆匆走了。

“认识一下,桂南大学叶子也教授,到我们县挂任副县长。”如约,下午我跟着方周到了县里一家叫德旺的饭店。人得包厢,除了上午开会见过的几个女领导,人大副主任贾惠新、副县长郑晓农、政协副主席黎方芳。还有土地局晏华局长、卫生局党组书记张海英、妇联主席李捷和广电局局长吴欣。方周一一作了介绍。

“县直部门正职女领导还有三人。两个在市里开会,一个出差。乡镇女正职有六个,今天没通知她们。”介绍完,方周说道。

还没上菜,大家围坐在茶几旁喝茶闲聊。司机都安排在别处了,包厢里都是女同胞,气氛比较随意和活跃。方周和她们随意地聊着,我刚到,也不知聊什么合适,就听的多说的少。这八九个人,除了人大贾副主任年长些外,其他都差不多,都60后吧。看来,在县里要熬到一个科长得熬到40岁左右。像方周这样到副处的着实不容易。

“部长，开始了吗？”菜上的差不多时，李捷问方周。

“好啊。”方周说完，站了起来。大家也都围坐了上来。

饭桌上的气氛很融洽。为助兴，上了红酒。我知道方周的酒量，读大学时，一次聚餐，几杯香槟差点就把她搞翻。这么多年过去，酒量也没多少长进。每次举杯，方周多是用嘴唇碰碰杯沿。那几个局长倒是蛮能喝，特别是土地局的晏局长，酒量不错，人长得也挺漂亮。

几杯酒过后，大家话也多了起来。都是女人，话就有些放肆，还不时带着点段子。我看看方周，和在省城同学聚会或我们几个同窗好友相聚时见到的多有不同。那种场合的方周是优雅的，知性的。现在的方周，是奔放的？热烈的？说不准。总之，和一直以来我们认识的方周有点不一样。

大学毕业时，方周本是分到一家部属中专当老师的，她的男朋友梁一夫已早她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谁也搞不明白，方周最后选择了回家乡郁平市。在市委宣传部分了几年，之后下乡了。从副镇长、副书记，一直到镇长、书记。三年前，到了宴山县。

因为梁一夫在省城，我和方周不时也在省城见面。每次见面，方周都很少说她的工作状况。有时候我们从她脸上感觉到倦意，问她是不是很累，她总是一句“还好”，就应付了。我们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方周那时是在她原籍的一个乡镇当镇长。班主任见了方周后说，方周变化最大了。原来那么斯文优雅的一个姑娘……“我变成什么样了？变得很粗鲁了吗？”班主任话没说完，方周就一个劲追问。可能我们经常见面的缘故，倒没觉察方周有太多的变化。现在踏进方周的工作圈来了，我也有些这样的感觉。但看似和她们融成了一体的方周，很多话题很多时候也只是笑笑，不怎么开口，又觉得她没怎么变。真要是完全成为了一体，方周说话是不太饶人的。岂能只听不说？应是没变。还没跟她们完全一样，还是原来的方周，有点清高。但也变了，没有那么锋芒毕露了。原来的方周在同学中总是中心，现在看，有点像是旁观者。这就她常说的“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但我还是我。”

“子也，多和她们喝两杯。这种酒，你喝不就像喝水一样吗？”这种酒对于我，的确可以应付自如。方周一说，我也频频开始举杯。

几轮酒过后，大家越发兴奋了，话也更多了，连贾副主任也不例外。只有土地局晏华局长好像不太投入。

“晏局长，以后要定期把女领导叫到一块经常聚聚才是。县直部门的女领导数你钱最多，还得由你牵这个头。”副县长郑晓农说。

“牵头我不敢。这么多领导在这坐着呢，什么时候要聚，通知我，我去买单就是。”晏华的话有些不冷不热。

“你怎么不能牵头？最大的局是土地局，最有钱也就是你。牵头者就是你了。”黎方芳也说。

“是啊！女领导本来就少，大家应该经常聚聚，交流交流。晏局长就别推辞了。”贾惠新也以一个大姐的口气说道。

“牵不牵头还是不说了。几位县领导都在，哪天大伙有空有心了，想聚了，在哪聚，我

就去哪买单。”晏华始终是不冷不热的口气。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方周始终没插话，只顾欣赏着手中那半杯红酒，偶尔看看说话的人。

我有些纳闷。

八点多，我到宴山后的第一次“酒验”，在一种随意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

<<< 二 >>>

一周后，县里明确我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协管计划生育工作。我的县官生涯正式开始。

“子也，今早一起下乡走走？”

“好的。我也想下去转转。有你这大部长陪着，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哟，这么快我们的大教授也会说这样的话了。10分钟后楼下见。”

10分钟后，我来到楼下。方周已经在等着了。

“坐我的车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还担心你官当久了，养成有什么‘官习’呢。”我上了方周的车。

“今天我们先到平良镇，平良的书记是个靓女。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再走一个乡镇。可以吗？”

“听你安排。周，你们有几个女书记、女镇长呀？”

“三个书记三个镇长，约占10%。现在去的是平良镇，平良的书记是全县最年轻的书记。”

到平良去的路还好走，两边风景也好。一边是翠绿青山，一边是蜿蜒河流。方周告诉我，山上种的竹子叫麻竹。平良镇的农民就因这条竹子增收不少。除了一条竹子，平良农民增收的另一渠道是一只篮子。

说起这些如数家珍的方周，和坐在省城咖啡厅喜欢静静地喝上一杯斋啡的方周是同一个人吗？方周今天穿了一身便装，一双平跟鞋。这和走在市里省里的大街上，一身飘逸衣衫的方周又是同一人吗？老师说的方周变了，指的是什么？

那年，方周刚下乡不久。我们一个男同学来郁平出差，专门到方周工作的乡镇看方周。男同学回到省城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真难以想象方周能在那种地方待下去。男同

学说的那种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想象不出。在学生宿舍聚餐做菜也要求色形皆备的方周能待，并待了多年的地方会很差？我是方周最好的且毕业后一直来往着的同学，我从没听她说过她工作的地方有多么可怕。我们也经常在省城见面，这么些年也没觉得方周有太多的变化。穿着依然飘逸，言语依然犀利。

今天看到的方周，感觉和以前是有所不同，但不同在哪，因什么而不同，我还不清楚。

一个叫平良镇的地方在我边听方周介绍，边看风景，边开小差的情况下不到半小时就到达了……

“部长好，叶副县长好。”刚下车，一位年轻女性就迎了上来。边打招呼边伸出手来。应该是镇党委书记凌小妮了。我和她还没见过面，我也没有在电视上露过脸。方周来应该是和她打了招呼的，是否说了和我一起来，我不知道。但她冲我打招呼的样子像是和我很熟悉。

“平良镇党委书记凌小妮，叶副县长。”尽管凌小妮和我打了招呼，方周还是作了正式介绍。

“欢迎叶副县长到我们平良镇检查指导，请叶副县长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凌小妮嘴里一边热情而熟练地说着欢迎的话，一边把我们往三楼的会议室领。方周听这些话时是没什么表情的，就像没听到一般。凌书记也没有我认为与说这些话该相一致的表情，就像学生上课前喊“老师好”。只有我努力露出自认为合适的表情和笑容。

“大家欢迎。”一进会议室，凌小妮边大声说着，边带头鼓起掌来。我随方周坐了下来。方周把我介绍给大家后，凌小妮也把她的班子成员一一作了介绍。

“大家都在，叶副县长以后又是你们平良镇的挂点领导，小妮书记先向叶副县长简单介绍一下平良的情况吧。”

是哦！按照县领导联系点制度，平良镇是我的挂点乡镇。难怪方周选择平良镇作为第一个陪我下来的乡镇。方周决不只是因为平良镇的党委书记是一个年轻的美女书记。方周当了几年组织部长，她做的事不会没考虑。

“尊敬的方部长、叶副县长，首先，我代表平良镇党委政府对两位领导到平良镇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凌小妮开始介绍平良镇的情况了。一本正经，一句客套话也没少。我看了方周一眼，方周看着大声介绍情况的凌小妮，好像是没认真听凌小妮说什么，而像是在研究说话的凌小妮能做什么。

凌小妮好像也不在乎我们是否在认真听她说。她说她的，并且越说越大声，充满了激情。

平良是我的挂点乡镇，我得认真听听。

“平良镇有人口 3.6 万，镇政府所在地距离城区 12 公里……”凌小妮从平良镇的人口说起，村镇情况，产业情况，一一道来。一个基本程序吧，想必是对每个初来本镇的人，特别是领导，都要说的。后来我到的每一个乡镇的确也都这样。

凌小妮说到了平良农民的收入情况，我知道了方周车上所说的一只篮子说的是平良

的传统手工业芒编。

后来我还知道，芒编业是宴山的支柱产业。

凌小妮介绍完情况后，我们还走了两家芒编厂，的确不错。

凌小妮的脸很生动，声音很激昂。这些内容应该讲了很多次，但凌小妮不时还是要看看桌面上摊开的笔记本。我盯着凌小妮生动的脸，本想认真听听记记的，听着听着却走神了。凌小妮说话的神态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对，就像“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将。“文革”？凌小妮都没出世。我为自己的想法觉得好笑。这时，掌声响了，凌小妮介绍完了。大家的掌声是因凌小妮最后一句话而起的，她最后像是说了句请县领导作指示之类的话。

“叶副县长说几句？”方周转向我问道。

“我刚来还不了解情况，我就不说了。听方部长作指示吧。”我到宴山第一次和方周见面就已经注意到，方周在公众场合不会叫我“子也”，所以我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叫她“方部长”。

“我今天主要是陪叶副县长来认认门，了解解平良的基本情况。叶副县长是平良的挂点领导。从刚才凌书记汇报的情况看，平良今年各项工作进展都不错，继续努力，争取今年继续当十佳乡镇。去年第一次评十佳乡镇，平良是第七名吧。今年争取名次再往前挪一挪。怎么样？小妮，有信心吧。”方周也不是特别严肃地说着。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把和城乡镇有联系的那几家企业的税收理顺，我们财税任务的的增长就可以让我们的排位往前移两位。这也算是我们给我们镇挂点的叶副县长最好的见面礼了。”凌小妮说。

“小妮，任务要完成，名次大家也都想往前进几位，这是好事。但关系要理顺。”

“方部长。”

“我们到下面走走。先去看看你们的一个篮子怎么样？”凌小妮像是要申辩什么，方周没有让她说下去。

“好，大伙就各忙各的吧。再次感谢两位县领导对平良的关心。”凌小妮又一次说道，大家又一次鼓掌。之后，除了她和镇长留下，其他人就散去了。

在凌小妮和镇长的陪同下，我们先到了新艺编织厂。厂老板阿兰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女性，穿着很时尚。凌小妮介绍说，阿兰原本是经营摩托车销售的，这几年，摩托车销售店多了起来，夫妻俩转行做起了芒编。得益于老板娘的独特审美观，虽是行业新兵，却成了后起之秀。从老板娘的穿着看得出来，她的产品肯定有独到之处。进到样品间一看，果然不错。

“有看中的吗？走时拿一两件。”方周在我耳边说。

“宴山有这么漂亮的东西，怎么没见你给我带过一件？”我说方周。

“不是老叫你们来看看我吗，总不来。我才不带。”

的确漂亮，真有些爱不释手。

“阿兰老板，叶副很喜欢你这些产品噢。你送她几件带回去。”突然，凌小妮回头冲走在后面的老板娘大声喊道，随行的人全听到了。

“没问题，叶副看中什么尽管拿。”老板阿兰也大声应道。

“叶副，你看中什么，看中就拿，没事的。”凌小妮总是那么大声。

“谢了。好东西不一定就要据为己有。何况这都是样品，欣赏了就好。说真的，我还真没想到农民能编出这么漂亮的东西，像艺术品。真的很漂亮。”其实，我是很想拿一两件的，边看还边想，这鬼方周，这么多年就不给我们带一件？可经凌小妮这一嚷，我实在不好意思拿了。

临出门时，阿兰老板娘还一个劲问：“叶副没有看中的吗？”

“叶副，看中你就拿，没事的。哪件？我帮你拿上车。”凌小妮在旁边也大声说。不是说，是喊。方周在旁边笑着看着，最后说：还要去别的乡镇，以后再说吧。真想起哪件合适我们再来看阿兰老板。

“那太好了。随时欢迎你们来。”阿兰老板说。

“哎呀，叶副，不用跑那一趟。我拉出去给你就是。”小妮又抢着说道。

“好吧，我们先走了。凌书记，去下一家吧。”方周上车了。凌小妮才上了她的车。

“这凌书记真好玩。”一上车，我忍不住和方周说。

“好玩吧？”方周回答。

哈哈。

我们俩忍不住同时笑了起来。司机有点奇怪，回头看了我们一眼。

第二家编织厂是麻编为主，兼有铁艺。小妮仍然老是问：“漂亮吗？叶副，喜欢你就说，我帮你拿回去。”

“是呀，部长和叶副看到有合适的就拿几个，不值钱。”老板见状在旁边也不停地说。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拿。

“方部长，上次给您拿的杂志架就是这个厂生产的。合适吧？”凌小妮转问方周。

“是吗？谢谢老板了。凌书记你怎么不早说，东西拿了用了，见了主人我都不知道表示感谢，我成了什么了？是吧，庞老板？”方周的神情有点尴尬。

“方部长太客气了。有喜欢的拿去就是，能有人喜欢我也高兴。也只有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才会觉得这些东西漂亮。那些编织的农村妇女，你让她摆几个在家里她们还嫌占地方呢。”庞老板很会说话。

“那我也不客气了。以后有喜欢的我没空来，就让小妮书记过来拿噢。”方周也才轻松地回应着老板。

“都说嘛，这些老板都很好说话的。再说，这些样品放久了，仓库放不下了，也是要烧掉的，不如你们来拿呢。”凌小妮又补充。她一说完，我和方周对视了一眼，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真的。不信问庞老板。”凌小妮看到我们笑，以为我们不相信她说的，有点急。

“好了，我们先走了。庞老板，打搅了。”方周忍住笑，和编织厂老板打了招呼就上车了。

“书记走吧。”我上车前看到镇长小声催了凌小妮一句。

走了两家芒编企业。回到镇政府食堂吃过饭后，我们就准备去另外一个乡镇了。

“方部长,等一下。”车正准备启动,凌小妮大声喊了一句。

“怎么?还有事?”方周问。

“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放点笋干上车,他们给忘了。真是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凌小妮走过来说道。

“不用了,开车吧。”方周有点不客气了。

“我晚上再拿出去。”凌小妮看到方周不容商量的神态,也是意识到不太合适了,赶紧改口。几乎所有的班子成员都还站在那里准备送行。

“开车。”方周对司机说。车开动后,方周向外面站着的人挥了挥手。我也学着方周,向外挥了挥手。车开出了政府大院。

车在门口拐弯的时候,我看到凌小妮正冲一个人在嚎。

“凌小妮一直在乡镇工作?”车一出政府,我忍不住问方周。

“经历还蛮丰富的。当过两个乡镇的副镇长,当了一年多的团县委书记,去年年初到平良镇任镇长,今年年初当书记。还没到30岁。”

“结婚了?”

“结了。去年下来当镇长前结的婚。先生在郁平市公安局工作。”

哈哈!一说完,方周自己先笑了起来。

“我想你肯定会问下去,干脆全向你汇报了吧。”

“就你聪明。讨厌!要知道,太聪明的女人男人不喜欢哦。大家都是女人嘛,我才更感兴趣。咳,你对这些干部的情况都这么了解?”

“这是我工作的内容之一。”方周这样回答。

“凌小妮还是蛮有潜力的,适合现在的官场。但要走得更远,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要不,很容易就让人看出斤两不够,自己底气也不足。不过,话又说回来,凌小妮真要是自己能感到底气不足就好了。”说这话时,方周神态有些无奈。

“凌小妮是我说得最多也最不客气的。为什么?就看到她有些潜力,觉得还可塑!从当镇长到当书记,机会已经为她创造。以后,就看她的造化了。”看着窗外风景的方周又说了一句。

“周,你就这样一天不停地琢磨人?”

“这不就是我的工作嘛。这管官的官不好当!一次人事调整,让你感觉就像一次权力分赃会餐。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关系。不时你还会听到几句‘我就说一个人都不行?!’之类的话。你会觉得无奈,甚至感到别扭!”

“很累?”

“心累。”

这是第一次听方周聊她的工作。之前在省城见面,时间都比较仓促,可能也没有说话的氛围,方周从来不说她工作的事。有时候问起,她也总是说:难得放松,不说那些,说些轻松的,说霓裳美食吧。

方周的工作不轻松。

<<< 三 >>>

宴山县处在本省的南部,虽然不临海,但最南边的乡镇离海边只有几十公里。每年都要经历好几次台风的考验。

今年有些特殊,都八月底了,还没有过台风光临。大伙像是少了一件事,轻松了不少。我心里却想,来一场台风吧,让我经历一次那种场景。在电视上看到过不少那样的镜头,觉得挺刺激的。这种想法我当然不敢说,人家不骂我才怪。我想,方周也会喜欢经历台风光临的场面。我和方周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爱好。

“周,今年不会有台风了吗?”一天吃完中午饭走下来时,我问方周。

“你少给我浪漫。台风真来时,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方周早猜到我的心思。

“嘿。有那么可怕?你越这样说,我越想有机会亲历一次了。”

“今年是还没受过台风的影响。但雨也少,有些干旱了。特别南部的乡镇。”方周说这话时,神色有点凝重。说方周变了,这也是变化吧?以前的方周,去公园要挑下雨天;冬天,还专挑寒风凛凛飘着细雨的时候揪我们去散步。现在?

方周见我看她的眼神有点惊讶,笑笑,说:“你会有机会经历的。小姐!”

真是好话说,丑话不能说。三天后,台风来了。

早上八点,县四家班子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在县委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县委书记卢瑞雄主持。

“各位领导,同志们,想必大家从天气预报也都知道了。今年十八号台风今天凌晨已经登陆。按原来的路径,此次台风只在我县的南部经过就往西北方向去了。对我们县的影响不是太大,对久不下雨的宴山来说还是好事。可是这次台风行径怪异,根据最新的星云图和气象部门的最新反馈,台风现在的行走方向将由南向北横穿我县。”卢书记简单介绍着情况,说得挺专业。我不由想起方周和我们说过的一句话:基层领导是“万金油干部”,皮毛都好,啥都得懂一点。

“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对我县的影响范围大。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县四家班子领导要靠前指挥。散会后马上到各联系乡镇,指导开展工作。个别领导所去乡镇有些调整,具体怎么安排,等一会儿听水利局局长宣布。”

卢书记话一说完,水利局局长马上宣读了“宴山县抗击台风方案”。成立了书记县长为指挥长的指挥部,下设不同职责的若干小组。我被调整到英潭镇参加抗台风工作。原因

是英潭镇联系乡镇的县领导外出学习了,我联系的平良镇在县城东北面,受台风影响的程度小些。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好。散会。”卢书记在陈局长说完后问了一句,见没人再说什么就宣布散会了。会议只开了不到半小时。

“子也,回去换套衣服,带上雨衣。有雨鞋吗?没有的话去买一双。记得带上手电,今晚你可能要在下面住了。”走出会议室,方周把我叫住。

今天的方周穿着一套运动服式样的衣服。正往外走的贾副主任和晓农她们,也都换下了平时靓丽的衣裳,方芳副主席还穿了一套迷彩服。再看我自己,还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我的脸有些发烫,觉得自己很可笑。方周肯定担心我就这样下去呢。

方周已往她的车走去。临上车又回头冲我说了一句:“子也,注意安全。”

我赶紧回去换衣服去了。

英潭镇离城区 50 多公里,这阵子正在修路,路况很不好。我从房间换好衣服下来时,司机已将我原来的车换成了越野车。

车过商店门口时,我让司机停车。

“叶副要买什么?我进去帮你买。”同行的政府办朱副主任问。

“雨衣雨鞋我都还没有。”

“车上都准备了,手电也拿了。叶副你还需要什么?”朱主任说。

“那就赶路吧。”看来他们都很有经验。

“叶副县长,基层就这样。经常有突发的情况,县领导经常说走就得走,所以办公室都会备有这些东西。很多领导车上自己也准备着。”朱副主任可能猜到我对他早就备有这些东西会感到奇怪,就解释说。

车出县城后,越往南走,风就越大了。路两边的树摆动得很厉害,小一点的树都被吹弯了腰。

我是女同志,重点乡镇,应该安排个男同志去才是。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行走有些艰难的路人和被风摇晃的树,不由想。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心里没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自己是否可以应付。

英潭镇的书记叫林艳琴,我和她见过两三次。

计划生育工作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在宴山尤其难。所以,每季度都要召开一次全县性的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其实就是赶队会。做得好的乡镇作经验介绍,排位在后三位的乡镇作表态发言。每次开这个会大家都会感到压力很大。

第一次见到林艳琴,就是在开了这样一个赶队会之后。我和方周到达预定的饭店时,她们都到了。六个乡镇女正职——三个书记、三个镇长全来了。郑晓农和黎方芳也在。人大贾副主任到市里开会去了。

方周和我进去的时候,她们已经搭开桌子在打着拖拉机了。

“方部长，给你上吧。”凌小妮一见我们进来，边说边站了起来。

“你们玩吧。散会就直接过来了？”方周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哟，艳琴今天穿裙子了。挺漂亮嘛。”

“不就是趁开会臭美臭美。”叫“艳琴”的人嘴上说着，手却没停。

“对了，你们自报家门让叶副认识吧。”方周往碟里抓绿茶瓜子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叶副，我是凌小妮。嘿嘿！”凌小妮先举手喊道。

“叶副好，我是永宁镇书记沈妍。”沈妍没有打牌，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

“我叫林艳琴，英潭镇党委书记。”林艳琴作自我介绍时看了我一眼，手也没停。

随后，另外三人也相继报了姓名。我一时也没能全记住。

“昨晚就回来了吧。”方周坐在沙发上问她们。

“是的，早上去县直部门办点事。”永宁镇沈妍书记说道。

“人家沈书记、凌书记今天收获可大了，各得了三万块钱。我们没得。”打着牌的林艳琴接过沈妍的话说。

“艳琴你怎么就没得了？”方周问林艳琴。

“我今天守了半天秦县长，求他拨点经费。汽油钱、电话费都没了。磨了半天，人家县长就是不给，说没钱。凌书记和沈书记去了，却都得了。她们去就有钱，我们就没有。还是年轻好啊！”林艳琴话里充满怨气。

“我只得两万噢。人家小妮书记才是得三万。”沈妍说。

“两万总好过一万不得，嫌少你给我。”林艳琴耿耿于怀。凌小妮一直不接话，担心引火烧身吧。

“林书记，我和你一样，我们也没得。”说话的是茂青镇的镇长杨安然。

“林书记你都不请秦县长，怎么得钱？”黎方芳抓了一把瓜子走到林艳琴身后说道。

“我没钱请。要请也只能请他秦县长到‘小香港大排档’。”

“‘小香港’的东西可是原汁原味的宴山风味噢。林艳琴你真会请客。”方周说。

“就敢请你方部长去那了。别人一听说去‘小香港’，准说没空。”林艳琴这下停下了摸牌的动作，准备再说什么。

“怎么？手气不好不想打了？不想打给我打。”方周把她们聊的话题岔开了。

之后和林艳琴又见过两三次。或吃饭，或在方周的住处打牌。每次林艳琴说话总是话里有话，有点酸，有些怨气。

我在记忆中搜寻着英潭的书记林艳琴，车也在不停地往英潭驶去。约一个半小时后，英潭镇到了。

这时，风更大了。一下车，人就像要被吹起来一样。

“叶副县长来了。我们刚开完干部大会，镇干部，包括镇直单位的干部都已经分头下去。县委发来的传真我们也收到了，对县委的要求精神也都作了传达。”我们走到楼梯口